

风物咏

清清的浅水湾

刘洪

一

这是我第一次在海边捉到鳗鱼。

鳗鱼不长，一尺许，银灰色，身上有两溜儿星星似的白色斑点，牙齿尖利如锥。我发现它的时候，它正贴着浅水湾的细沙懒懒地游动着。我伸手去捉它，它竟然不跑，反而扭头向我傻乎乎地游来。我很轻松地捉到了它。它浑身溜滑的，下半身强劲地扭动，想逃走。

我在海滩上捡了个瓶子，灌了些海水把它养起来。它一进瓶里，愤怒极了，吼着：“太窄巴啦！蜷死我啦！”它把嘴张得老大，相当狰狞，它还把身

二

早晨在浅水湾，我除了捉到一条鳗鱼，还捡了很多香螺。

香螺呈暗绿色，厚外壳，尖尖嘴儿，敦实的身子，像微缩了的小山丘，每只都有栗子那么大。“香螺”的肉非常鲜美，煮熟了，用针或牙签，挑它的肉吃，挑得巧妙的话，会挑出长长的一串螺旋状的嫩肉来，滴着鲜汁，还没放进嘴里，口水就滔滔如河了。

清晨的香螺，群集在水湾东畔的一

三

早晨在浅水湾，我除了捡到一条鳗鱼和那么多的香螺，还捡了七条八脚蛸和两只个头不小的海参。

是在困死了鳗鱼的浅水湾里捡到八脚蛸的，浅红色，都不大，捡到的时候，都已经死了。放在鼻下闻闻，没啥异味，刚死的，还算新鲜，好吃，回家开水一焯，沾着醋和姜末，咬着带响儿，咯吱咯吱真带劲儿。当我捡蛸的时候，转头一看，水湾东畔，黄色的沙洲上，有那么多香螺，便去捡。捡完了

四

其实，早晨我去海边，初衷不是赶海，而是想洗海澡儿。来到烟大海水浴场，觉得晨风有点凉，天也很阴，海面上瑟瑟着寒意，问一位刚从海里走出来的老者：“水里有海蜇吗？”他抖索着双肩说：“怎么没有？厚厚的，讨厌死了，专咬腓片，痒死我啦！”我便决定不洗了，沿着海滩往东溜达吧。这一溜达就走出了十多里，来到“野麦河”河口，看见海滩上有一个明镜似的浅水湾。

湾里站着四个人：一位老者，满头银发；一对夫妻，30多岁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漂亮的花短裙，漂亮的长发，漂亮的喊声。“哇，乌贼！爸爸，妈妈，爷爷，快过来看啊，我捉了一条大乌贼！”她喊。

乌贼？我很好奇，也很疑惑，在东郊的海滩上逛荡了七八年，从来没遇见乌贼，去看看！我跑下了沙坡，哗啦啦跑进了水湾。

嗨，不是乌贼，而是一条八脚蛸！

已经死了，浅红色，八条浑圆的粗腿，上满是小眼睛似的吸盘，群腿簇拥着一个秃头似的身子。我对小女孩说：“它不

子蹿出瓶口，想越狱。我用手掌把它一下子给按进了瓶里。顿时，它在瓶里头朝下、尾在上，像是昏迷了。等它重新把头伸出瓶口时，大张着嘴，不会合拢了，两只本来晶亮的眼睛，也熄灭了，腮部与尾部，不再扇动和摇摆了。它快要死了。

几分钟后，它果然死了。

大海退潮后在浅滩处留下的这个浅水湾，压根儿就不适合一条鳗鱼的生长，它是死于骤然变得残酷的生存环境。

浅水湾不大，清清亮亮的浅水，水里欢游着大群大群的小鱼，有光鱼、梭鱼、

处微微隆起的沙洲上，暗绿的香螺一丘一丘的很显眼。

每只香螺的模样都差不多，但是细瞧，又各有不同，有的俯卧、有的仰卧、有的侧卧。俯卧的香螺中，有的正在喝水，捏起它们的时候，有点费力，会发出啪的一声脆响。细看它们的嘴，含着满口的沙粒儿，正忙忙地缩回舌头并急急地关上那一扇名叫“厩”的茶色玻璃门，这样的香螺吃起来肉里是有沙的。有的香

螺，海上开始涨潮了，浅水湾里涌进了大量的蓝色海水，便想，趁水湾尚未变深变暗，再到湾里去搜搜吧，说不定还能捡到八脚蛸。果然，下湾不久，我就看见了一条蛸，还是个大蛸呢，足有半斤重。就在我把手伸进水下抓它时，又惊喜了：水下的海菜里，赫然趴着一只深褐色的海参！抓起海参放进方便兜里，我怕它一气之下把自己“融化”了，便从水湾里抓了一大把油绿的海菜和淡紫色的龙须菜，想把海参包

是乌贼，乌贼有十条腿儿。可它呢，你数数，是不是只有八条腿儿？它叫八脚蛸！”女孩满脸惊惑。我又说：“它又叫章鱼，章鱼你听说了吧？”女孩瞪圆双眼，哇地叫了起来，“它就是章鱼吗？能吃掉大鲨鱼的章鱼？”嘿，好厉害的女孩！那位白发爷爷蹑水走了过来，看着蛸，对孙女说：“对，它是章鱼，它不仅杀死鲨鱼，还能把航行中的大船给掀翻呐。”啪的一声，小女孩把蛸扔进了水里。

我问她：“你怎么不要它了？”她说：“我怕它活过来一口把我给咬了！”我和那个爷爷哈哈大笑。

他们是从西安来的游客。

我对女孩说，乌贼的脊背上有个硬板儿，蛸没有；乌贼会喷出大团墨汁吓退天敌，所以又叫墨斗鱼；蛸呢，喜欢用它的吸盘喷发毒液，所以会以小胜大；还有，蛸只会在水面游和爬，乌贼有时会钻出水面来，像架飞机似的呜呜地飞呢……

小女孩和她的爷爷、爸爸、妈妈都听得圆睁双眼。

海鲫鱼，还有俗称“小沙板儿”的偏口鱼，水面上不时地闪烁着白亮的鱼身。它们是在欢舞吧？论力量，这些小鱼绝对不是鳗鱼的对头，它们只配当鳗鱼的餐后甜点。但是，一旦生活的水域变得狭浅了，与大海的距离远了，弱小者往往会继续活下去，而强大者却陷入死地。因为强大者衰亡了，弱小者不仅会活下去，还会活得安全，活得有滋有味。

如此说来，生存环境的改变反而变成成全了那些弱小者。这茫茫的大自然啊，似乎有颗公正的心，它不会让谁绝对强大，也不会让谁永远弱小。

螺，正在啃着嫩绿的海菜或肥美的海带，这样的香螺吃起来味道才最鲜美。还有些香螺，正在聚会，四五个抱成一团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抓起一个，就抓起了一串。还有的，是两只两只地抱在一起，相互啃着，吻着，大概正陷入昏沉而甜蜜的热恋吧。

沙洲色泽明黄，沙洲上的沙，粒粒皆似珠玑，水光闪闪，光华莹晶，宝气粼粼。

裹起来，让它产生错觉，认为自己仍然还趴在浅水里。就在我把那从海菜抓出水面的时候，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了一只更大的海参肥嘟嘟地拉扯着海菜出了水面。“我的天呐！”我惊喊了起来。

这个浅水湾啊，太可爱了！我想要什么它就给我什么，我没想要的，它也给！莫非它是活的？有着生命、思想和感情？清楚地明白我的欲望，慷慨地让我喜出望外。

四个人走远了，我从水里捡起了那个死蛸，闻了闻，还可以，留着。又想，这个水湾里不会只有一条蛸吧，找找看。这一找，惊喜连连：六条蛸、一条鳗鱼、一大堆香螺和两只海参……

我感谢那个喊声漂亮的小女孩。她的喊声给我带来了好运。她是个长着隐形翅膀的小天使。在未来的人生中，她肯定会成长为一个大有神通的好姑娘，脆亮地喊一声就会使世界上所有的角落都盛开鲜花。

当浅水湾已被涨潮的海水完全淹没时，眼前的海面蓝得可爱，映着晨曦，瑞光缕缕的。我脱了衣服，和那些重归大海的小鱼们一起扑进了蓝海，畅游着，像头蓝鲸。嗨，这海水，不仅不凉，还挺热乎呢。海蜇？我才不怕它呢！我再也不怕它啦！仰泳的时候，我看见天上有一群呀呀叫着的白鹭排着长队飞向了南面的河套子，像一朵朵的莲花在天水里恣意地舒卷修长的花瓣。心情美的时候啊，无物不顺眼，无处不诗意。

五

第二天早晨，我又来到“野麦河”河口，那个浅水湾还在，依旧清澈，湾底依旧油绿着一簇簇的海菜，海菜间依旧欢舞着大群大群的小鱼。但是水湾里，没有蛸，也没有海参和鳗鱼，沙洲的香螺，一只也找不着了。那么慷慨的水湾今天却如此的吝啬。它为什么不让我一天天地惊喜下去呢？是怕惯坏了我吗？它是把我当成了

一个经不起娇惯的小孩了吗？在小女孩站立过的水域，我仿佛又听见那漂亮的喊声：“乌贼！大乌贼！”但是如今已听不见那喊声了。此时此刻，也许，她正坐在回家的火车上，车窗外面是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，她距离东方的大海越来越远了。此时此刻她的心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有点惆怅？也许，此时此刻，她正对着邻座的一位小朋友炫耀着：“昨天早晨在烟台的海边，我捉了一条红彤彤的大章鱼，名叫八脚蛸。”

对，她肯定正在这么说着，她是个小孩，小孩是不会把惆怅长留心间的，小孩的心是个海，可以容纳并融化所有不好的心情。小女孩在说八脚蛸的时候，会不会很偶然地说起我呢？我会不会暂时活在她的记忆里呢？即使是很短暂地活在一个小朋友的心里，我也会觉得那是一份非常了不起的幸运。我相信小女孩是会说起我的，因为我告诉了她如何分辨乌贼与八脚蛸，在未来漫长的青春时代，当她清醒地识别那些游动在社会中的这贼那贼的时候，她肯定会想起当年在烟台的海边，在一个清清的浅水湾里，有一个陌生的爷爷告诉她如何对形似的东西进行质的甄别与判断。
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一天早晨当我在浅水湾里捉到那条垂死的鳗鱼时，被走远的小女孩看见了，她转过身来踏着浅水跑了回来，好奇地问我：“爷爷，这又是一种什么鱼呢？”我告诉了她，她接着问：“是一条电鳗吗？”天呐，这女孩太厉害啦，竟然知道电鳗，小小的她简直就是一个小博士嘛！我觉得她太可爱了，便顺梯下楼，逗她：“对，对，它是一条电鳗。”说着，把鳗鱼凑近了她，吓唬她，她哇地喊了一声，往后退着，叫喊着：“我怕它把我给电着了！”转头就跑远了，两只灵巧的小脚在浅水中踩出了一朵朵洁白的莲花。真是令我感动啊，她把我的话当真了！

她那么相信一个陌生爷爷的话！她的心灵，在那个早晨，也是一个清清的浅水湾。